

乡土黔北

王力东

西风台(上)

(一)

无数次去娄山关,但到娄山关的西风台,这是第二次,前一次是十年前刚进文联不久,陪同北京来的作家上过西风台。十年时间,足够抹掉过去好多事情,但西风台的印象,仍若隐若现。那一次是个细雨蒙蒙的雨天,不足一百米的视线范围,既没有苍山,也没有夕照,更没有长空落雁,只看到了眼前的山路、冷清和潮湿。而这一次,老天开了眼,把掖着捂着的风景给亮了一个衣角出来。可见到海浪一样荡漾不息的山,看到青色洁白的云,看到缠绕着山时隐时现的来路,听到辨不清方向的猎猎凉风,西风台的印象一下子就生动起来。

我不知道这是大自然的一种馈赠,还是自己撞上一个良机,让我看到了一个没有残阳的似海苍山。

站在群山之巅,天空顿时低了下来,人就有顶天立地,或立于天地之间的柱感。万山来朝,万山来拜,万山又层层叠叠像汹涌波涛一样远去。远处山脊上,云雾缭绕,而天上的云层,不停往下低,甚至都低到脚下去了,我就有了在天空上的飘浮感、神秘感和神圣感。阳光时不时从云层钻出来,光柱呈扇形向像海浪一样在脚下起伏、荡漾、翻滚的群山洒去,万道金光像一道帘子,身在帘子这边,心早已飞到帘外。帘外的世界,是一道又一道想象的门槛。

云雾被阳光拨开过后,平远的天际线上,露出了一条蔚蓝的海滩一样的缝隙,透过这道缝隙,我又看到了一个浩瀚的世界在天外。那里有着与我们相同的历史,相同

的未来,只是在不同的空间与时间。再看山下,一条盘山环绕的公路在山脚下四处游走,像神龙一样见首不见尾,深藏在这海浪一样的山海里。

当我把目光从苍翠的山海移到天空时,云像棉花一样,一朵两朵,一群一片,游动在蔚蓝得如洗的碧空,我这才发现,这是盛夏的云,闪亮全场了。

我不知道该怎样形容眼前的天空,也不知道是云装扮了天空还是天空给了云舞台,也许它们是在互相装扮,互相陪衬,互相成就,共同创造世间美不胜收的风景和意境。

这天,蓝得高远、空旷、博大;这天,蓝到无边无际,蓝得深不可测,蓝得千变万化。这不是单纯的蓝,这是多彩的蓝,变化的蓝,生动的蓝,生活的蓝,是大气的蓝,是深度的蓝。这云,像美女的裙袂,一衣带水,轻盈而生动。云与云之间,有时相拥,有时撒娇,有时奔逃,它们这是自己在给自己唱戏呢。自己的人生大戏,生活大戏,人间大戏。

看着眼前这样的蓝天和白云,白云在天空的怀抱里欢呼雀跃,蓝天对白云如此放纵,难道是对过去绵长雨季结束的宣告、从此转入酷热盛夏的宣告? 经历过溽热的雨季,连鸟儿的鸣叫,都是软绵绵、湿漉漉的,那些以鸣叫为天职的知了,也噤了声,湿了声。偶尔在雨过的间隙,有几声尖锐而急促的天牛叫声划过山野,划过城市的夜晚,我都能从叫声中听出雨滴敲打心扉的闷响的节奏。

我知道,这蓝天,这白云,共同合谋的酷夏,已经摆在眼前了。你

看这稳实的群山,这灵动的白云,这轻拂脸颊的微风,满脸都是期待。太阳一出来就有点狠,仿佛要弥补刚过去那段溽热、潮湿和腐蚀的日子,彻底把眼里、心里的潮湿挤干。

站在群山托举的西风台上,孤立于云雾缭绕之中,沉浸在西风台微风里,我突然有了一种天地茫茫、人生渺渺的感觉。

(二)

从娄山关脚下开始,摆渡车一路穿山越岭,来回盘旋,刚过一片浓荫,又进一片竹林,才过一道山沟,又进一道山梁,公路藏在深山老林,山与路玩起了迷藏,路与山绕起了圈子。公路一直盘山而上,弯道一个接着一个,这个弯道的头刚露面,下一个弯道的尾巴又翘了起来。直到了上了山顶,才发现刚才一直在爬坡,没有平路,也没有下坡。公路就像一条缠绕在笔杆上的绳子,我们在绳子上爬行。如果不是公路两边蕨蕨、茂盛的植被,可能走到半山坡就吓得不敢再上了。

当摆渡车停靠在一组红军长征的雕塑旁边,一直揪着的心才稳了下来。那些瘦弱的战马,用瘦弱的肩膀,驮出着前所未有的历史使命,走出了一条充满希望的新路;那些瘦弱的红军,用瘦弱的双腿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,走出了一个新的中国。

这就是西风台? 当年红军路过此地,伟人挥毫写下诗篇的地方?

世间任何事物都有它的机缘巧合,西风台的发现与建成,也不能游离于规律之外。当年修建通信基站,发现这个地方不仅是

一览众山小的特殊位置,四周低头而去的山峦更贴近“苍山似海、残阳如血”的情境,于是,便把这里和不远处的娄山关联系起来,修建了“观海楼”、玻璃栈道、“西风揽胜”、夕阳亭,树立起几组红军长征雕塑,成为娄山关景区的景点之一,现在的通行公路,也是沿用当年修建通信基站时运输建筑材料的公路。

站在西风台上,回味刚才抚摸过的那些冰冷雕塑,感受当年红军在国民党四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之下,怎么四渡赤水跳出包围圈。从这些雕塑身上,我们看到他们铁骨铮铮下的血性,看到他们挺拔的中华脊梁,看到他们在历经重重磨难后,依然充满怎样的坚强意志和笃定的信仰。

站在西风台上,感受旁边通信基站的岁月痕迹。那四座仿佛刺破天空的铁塔,与西风台相邻守望,共同见证着如今现实的美景、社会的盛况、历史的辉煌。

铁塔,是时代的产物,也是数字化的标志,是信息传输和交流的平台和桥梁,通过铁塔,接收信号,传播信息,可以跨越时间,接通过去与未来。铁塔,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丰富的世界,让世界看到一个多彩的我们。这就是山的高度、历史的纬度、思想的深度。

站在西风台上,感受来自四面八方的群山朝拜,享受各个季风捎来的喜悦,想象芸芸众生一样的山,在这里坚守了上亿年,就是为了让我们欣赏这般无限风光,倾听和平时代的畅想,体验“海到无边天作岸、山登绝顶我为峰”的豪情。

这就是我环绕群山而上、经过曲径通幽来到这里的感受和收获。

赤水风光

刘中国

摄

岁月留痕

张清霞

溪边

夕阳在山外,我拖着长长的身影,逆光走向董公寺初秋的溪边。

十月的董公寺溪水甜爽而多姿,清风里含着谷香,就像透凉的泉水里搅着蜜,喝一口,清心爽目。在群群归雁的高歌声中,纵目四周,山坡上的梯田里,人们还没收工,金黄的稻谷、翠绿的蔬菜,一片片、一条条、一带带,纵横交错,五彩辉映,风吹浪摆,真比那绸缎还要轻柔明丽。

在阵阵嬉闹的秋风中,溪畔的稻田荡起层层欢笑的笑声浪,送来股股新稻的清香。这时,我浑身饱含喜悦,在丰收的田野穿行。站在溪岸上,看溪面映着夕阳,拉出一道宽宽的金黄发亮的光痕,像华贵的地毯,从对岸直铺到我的面前,好像要铺上岸来,连脚下的没有枯萎的蒲公英和折耳根也涂上了金黄色。

几丛芦苇长在水湾处,流水在那儿变得缓慢而深沉。白绒绒的芦苇穗子微微晃动着,看上去似乎在拭拂着溪面的波纹。一群群鸭子在水面游,姿态文静,仿佛那金黄的河里不是流水,而是黏质颇浓的铜液,把鸭子善于划水的脚掌粘住了。我被自己这种感觉惹得笑出了声。犹记得,古诗上说:“春江水暖鸭先知”,可能这两天下了雨,秋溪水凉鸭也知晓了吧?

突然爆发一阵戏水声,把我吸引过去。“哇!”一群快活的孩子,在不远处丢了衣服,喊叫着,嬉笑着跳进溪里,浪花溅起笑声,搅乱的溪水,在夕阳中显得更热烈、更生动、更辉煌了。他们的活力感染了我,让我精神为之一振。

最妙的是旁边,又出现一幅意想不到的美丽画面。

溪边一户人家,屋前屋后都是果树,有紫色的玛瑙葡萄,有亮晶晶的水晶葡萄。家门口的菜园旁边挺立着一棵高大的梨树,平日葱葱稠密的树叶已经疏落,把往日隐藏在叶子丛中的香梨袒露出来。那些黄澄澄的梨闪亮可爱,夕阳正好也藏在那一个高悬的梨子中间,令人分辨不清。微红的天空,恰做了梨树的背景,把梨树衬得楚楚生动如同剪影。树枝上攀着一个十一二岁的男孩,他身边的树枝上挂着一个篮子,手里拿着一根长长的竹竿,竿顶端有一钩子,用来采梨。有时掉落一个在草丛间滚动,树下三五个小姑娘、小男孩争先恐后跑去拾起。

爷爷站在门口拧着银须,仰着头看满树的梨和摘梨的大孙子,乐呵呵地夸赞着:“今年风调雨顺,梨子结得又多又大个,要卖笔好价钱咯。加上溪里那一大群鸭和鹅,圈里的羊和猪,也能赚一大笔,来年准能盖上两三层楼的新房!”老奶奶穿着围裙,跑上跑下,埋怨老爷爷光笑不帮忙,儿子等着要装车呢。我看着那情景,心里早乐开了,情不自禁为他们欢呼。

目送哥哥和姐姐用竹竿抬着满满一大筐梨走在前面,小弟弟左手拿个梨,右手往嘴里送着梨,和爷爷奶奶跟在后面一起去装车。

踏着遍地落叶,我仰望空空落落的梨树,心里生出些许惆怅。忽然想起,被“敲落”的夕阳,明晨又会鲜红艳丽地升起。梨子呢,明年又会重新挂满枝头。

董公寺的自然风光真是秀丽诱人,董公寺农家祥和幸福的气氛,真让人愉悦……美是不会消失的,正如脚下的清溪。

生活散记

沈顺英

乡间晒秋忙

晒秋,是乡村传统的农事习俗,浸润着浓浓的乡愁,弥漫着浪漫风情和古典诗意。

筐箩里的果实,串起来的丰收,晒场上的金黄,犹如一幅幅色调明净的水彩画,在秋日的乡村徐徐展开,陶醉了勤勉的农家,滋润了恬淡纯朴的乡村生活。

秋风飒飒,色彩斑斓的秋意,一股脑儿恣肆涌进了农家院落,像一串喜庆的鞭炮,炸响了农家欢庆丰收的喜悦。

乡民们在果果秋阳下,晒着萝卜干、辣椒、红枣、稻谷、山芋干、咸菜、腌瓜籽、药芹茺菜种子、生姜、渔网、老木船、斗香鞭炮等,晒着农家人火热的希望。

谷场上,乡亲们挥动着木杈、木锨和扫把,扬起的谷粒在风中划过道道弧线,发出咯咯脆笑,如二八佳人柳荫下荡秋千,欢畅淋漓。

辣椒红了,摘下来,随便撒在阳光充足的地方。又一串串挂满了墙壁,在阳光下,燃成了一片霞。晒场里必有花生的一席之地,它们相互拥挤着依偎着,享受着阳光的抚摸。

晒玉米的场院和墙头,真是缀满黄金,蔚为壮观。锥好了的玉米穗随手丢到簸箕里,大人小孩齐上阵用锥子搓。玉米粒装满了簸箕,便端到秋场上撒开了晒。捧起玉米粒向空中抛去,白亮亮的玉米屑纷纷扬扬,雪花一般轻盈。

刚挖出来的山芋需要晾晒。把山芋刨成薄片晾晒,白瓤的、黄瓤的,刨成片,晒干后统统是白白的。萝卜切块盐渍后,用棉线串起来晾晒,然后入缸。清晨喝粥佐以萝卜干,生活的恬淡和温馨被演绎得淋漓尽致。扫尾的小香瓜、黄瓜、冬瓜,先削瓢腌制,再捞上来曝晒。佐粥时,嘎嘣爽脆。腌瓜子脆嫩,糅合乡间清风晨露,一派田园风味。

村里人将收割后的红高粱扛回家,绑成“人”字形,架在庭院的木架子上,红绿相间,一直要晒到立冬前后,方才下架脱粒。高粱稀饭,爽口滑润,软糯下饭。高粱粉摊的煎饼,细细品嚼,粉嫩松软,味道隽永。

摘棉花的时候,就开始晒棉花。棉桃咧嘴笑了,吐出雪白的棉絮,女人们裹着花花绿绿的头巾,散落在亮得耀眼的棉田里摘花,嬉笑声传出老远。

花白的棉絮,在秋阳下就是从天空落下的白云。晒棉花要搭架子,架子连成一片,架子上放着高粱苦子。棉花成片晾晒,让人觉得纯净而温暖。

母亲晒秋,晒五谷果蔬,还晒物品衣物。晴天,她会把家中的衣物、被褥拿出来晾晒。那些蘸着阳光味道的被褥、衣物,贴在身上,如母亲的怀抱,让人陶醉。

乡村人家,院里院外的绳子上,搭着衣服被褥。微风吹来,众多的衣被像五颜六色的旗帜,迎风招展。黄昏时一阵阵拍打晒暄棉被的声音,空而实的嘤嘤声,在小院里,又疏落又饱满地散开。

晒干的果实归了仓,农人赋闲,叨烟管,嚼蚕豆,结渔网,搓草绳,织线衣,裱裕襟,唠农事,烟雾在阳光里缭绕着,梦幻一般,飘忽而迷离。

乡间晒秋,浸润着悠远诗意,流淌着绵软乡愁。晒秋,晒出庄稼人的希冀和梦想,晒出岁月深处的悲悯和感恩。

非常感受

王 霞

稻浪叠秋声

秋风轻拂,掠过层层梯田,掀起连绵的金色波浪。黔北边陲桐梓县尧龙山镇沿岩村千亩稻田里,镰刀划过稻秆的脆响,与稻浪的沙声交织成曲。

年过半百的王良芬和她的邻居,头戴草帽,格外精神。她们并肩而行,弯腰,左手握稻子,右手握镰刀,手起刀落,转过身子,把割下的稻穗整齐地放置在谷桩上。三人直起身子,刮下额头的汗珠,弯腰投入到新一轮的劳作。

脱粒机的轰鸣,让张大爷脸上的皱纹欢快地舒展,笑得合不拢嘴,笑容里的喜悦感染得我跟着笑了起来。

已逾古稀的张大爷叫张明福。几个月前,看着第一粒谷种撒下土地,他便期待着。从那以后,他每天都要到田地里查看,看秧苗一点点长出嫩绿的叶子,分蘖、抽穗、灌浆……每一个细微的变化,都如同魔法般,在张大爷的眼中化作无尽的喜悦和满足。

第一株稻谷被利落地割下,张大爷的手微微颤抖,轻轻抚摸着一

颗颗沉甸甸的谷穗,仿佛在抚摸自己最疼爱的孩子。

脱粒机“哒哒哒哒……”在田野间奏响乐章,欢快而动听。张大爷抓起一把谷穗,稳稳地送进脱粒机的喂料口,稻子的长茎秆如绿色的丝带,轻盈地从出草口抛出;风扇的气流将轻碎叶、空壳等吹出机外;高速运转的滚筒,将一颗颗饱满的谷粒从稻秆上快速分离。不一会儿工夫,挹斗里就堆满了金灿灿的谷粒,散发着诱人的光泽。

张大爷双手缓缓伸进谷堆,捧起饱满的谷粒,凑近鼻间,深深地吸了一口气,香香的、甜甜的,带着泥土的气息,那是生活的味道,更是生命的味道。他小心翼翼地把谷粒装满口袋,双手用力扎紧袋口的那一刻,心中无比踏实,老话说,家中有粮,心头不慌啊!

王良秀家的这块田地足有9分,在马路坎下。田地里,从头到尾整齐摆放着谷把子,王良秀一家四口正热火朝天地忙碌着,被他们不断往前推动的挹斗,也是铝合金材质的,但中间的电动脱粒机与张

大爷他们用的截然不同。王良秀家这台脱粒机更轻巧,只脱粒,不会把草弄碎。谷穗经过它的“处理”,会留下一个个完整的谷草把子。王良秀解释说,这些谷草把子可宝贝啦,是用来喂牛的。这一片梯田,每一块面积都不大,无法用现代的大型机器耕种和收割。他们家养了两头牛,专门用来耕田种地。难怪他们田里的谷桩留得这么浅,想必是为了方便牛儿后续的劳作。

晒谷场上摊开的稻谷在阳光下泛着光,村民陈大娘满脸欢喜地说:“今年天时好,收成也特别好,这谷子颗粒饱满,晒干后出米率高,卖价也不错。”无需多言,这是丰收的喜悦。

层层叠叠的梯田里,珍贵的“龙凤大泥”多为黏壤土质,保水又保肥,为庄稼的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。这里的田,水源充足,常年不会干涸,阳光越照耀,庄稼就长得越好。

沿岩的“尧龙香米”,如今已成了一块响当当的品牌。米质优良,